

<<曾经岁月系列>> 蒋木仍在 -李伟宗-

初刊于 1982 年一月之世界副刊。 Updated and revised on 2011-07-14 于南加州海滨；  
改写于 2013-07-28，于北加州 Lafayette 女儿家

<<曾经岁月系列>>

# 蒋木仍在

(Chinese Simplified Version)

-李伟宗-

初刊于 1982 年一月之世界副刊。 Updated and revised on 2011-07-14 于南加州海滨；  
改写于 2013-07-28，于北加州 Lafayette 女儿家  
首刊于 **2013-07-28** 亚太世纪网站一中一世纪网站  
**Updated: 2013-07-28**

蒋木已不在人世，这是事实。但偶尔想起她的名字和音容，总觉得这事似乎不是真的。

1977 年秋天某日，我于赴德州达拉斯全录(XEROX) 分公司出差前，拨一电话给其时仍在世的父母致候。母亲说：“蒋木死了，……肺癌，……。”

在飞机上、旅馆中、会议室里、……我的心全被一团灰蓝的云雾笼罩着。……

她与我同年出生，去的时候只有三十五、六岁。若说人生七十才开始，那三十六岁该怎么说？她从来不抽烟，而肺癌却夺去了她蕴藏着无穷希望的年轻生命，夺去了蒋妈妈、蒋伯伯心疼的爱女，夺去了钟哥哥的爱妻，夺去了玫玫、兰兰的慈母，也夺去了与我青梅竹马、一块长大的伙伴……。

数十年前，我们家住在风城新竹；父亲当时在一家那时候生意相当鼎盛的调味品公司任管财务、文书等职。母亲在平日理家之余，常四处走动，结交不少朋友。当时内战后共产党占据大陆，多少人离乡背井、逃离大陆，一旦在台湾相遇，只要稍有同乡关系，尤其是乡土相近而且姓氏又相同的，便以亲族相认，聊以相慰。胡季宽舅舅和舅妈、李棻叔叔和友云姑姑、胡远应大姊和胡远志二姐等等，都是母亲交来的朋友，虽非真正的亲戚，但却有亲戚的情谊。

那时候，蒋木家和我家相距很近。我家住中华路东边的一条巷内，她家则在中华路西边的一条巷内，相距仅约数百公尺。父亲所服务的那家调味品公司及其工厂，也位于中华路之西稍为偏南的不远处。

蒋家刚搬到新竹后不久，某日，蒋妈妈到中华路上随便走走，想熟悉一下四周的环境。经过调味品公司临近马路的办公室前，她听到里面有外省口音的人在交谈，便满怀好奇地走进去。适巧碰到工厂里负责化学工程的田伯伯和白伯伯。她问他们：“我们刚搬来新竹，对这里的环境毫不熟悉。我家里有两个小孩子，不知道这附近有没有什么好的学校让孩子们去就读？”他们连忙说：“火车道的那边有一个新竹国民小学，但我们这里的孩子们都到稍远一点的竹师附小去读书。从这里到竹师附小，大约不到十分钟便可走到。”

因住得很近，不消数日，母亲就和蒋妈妈相遇相识，如此便开始并延续了数十年的友情。孩子们的相熟更是自然而然的事体。蒋木与我同年，但在竹师附小却高我一斑。蒋林是蒋木的弟弟，与耀弟同年同班。加上灿弟，我们共有五位，外加父亲在调味品公司里诸多同事们的子女们，一大群孩子们常在一块玩。孩子们当中，田家大哥年事稍长，不屑与我们鬼混；其余的孩子们中，蒋木和我可说是年龄较大的，而她又高我一斑，也许就因此在无形之中成为我们的孩子头。

蒋家大门的对面有一排日式的房屋，再后或往南便是调味品公司左边的大侧院。蒋家的后门外有一条小路，路旁有一条小溪。这小路是我每日上下学必经之路，这小溪也是我捕捉泥鳅和带着小鸭子

们”散步”及厮混之处。

课余和周末，我们在工厂的大侧院里消磨掉不少时间。大侧院里停放着运货的大卡车和兼载人货的中型吉普车，也贮放着许多盛置诸般化学材料的瓶瓶罐罐，更有不少大大小小的用以包装调味品货品〔酱油、味精、酱油精等〕的木箱子。因为那里尽多躲藏身体的处所，我们便常在那里玩官兵捉强盗或捉迷藏之类的游戏，有时会四处寻找些破烂的东西来玩扮家家酒，有时也玩过医生、护士、病人的游戏。

我们也花过不少时间在中华路柏油路面两旁的行人道上。某日，我们看见一位衣衫褴褛的中年人坐在路边地上呻吟；不少行人在旁围观。走近一瞧，才发现他的右腹上有个寸来长的子弹伤口，已生了脓，看来着实可怕，令人心中打颤。他说他是退伍军人，伤口是国共内战时在一场战役里中弹造成的。他向四周的人们乞求一些金钱用以疗伤。

南北纵贯铁路旁的田野间，我们除了在稻草收割后仅存着稻梗的田地上胡跑乱跳之外，也曾挖洞引火烤红薯来吃。有一天，蒋木、蒋林、耀弟和我在火车轨道旁的一个正在兴工却尚未完成的房屋附近玩耍，蒋木小便急了，来不及赶回家上厕所。她说她要在那栋房子一处隐蔽的角落里小便，并且厉声对我们几个男孩子们说：“你们不许偷看，偷看的人脸上会长东西出来！”我们果真都乖乖地在外面等她，没有偷看。

有时候，我们到竹师附小去玩。有一次，我在校门口看到一只彩色鲜艳的蝴蝶，连忙从地上捡起一颗小石头朝它扔去，想把它打下来。没料到不但没有打中，却打破了教务室窗上的一片玻璃。窗子猛然被推开，一位老师探出头来大声怒叫：“是那个打破的？”一向跑得快的我早已在惊吓之余逃脱得远远的。

蒋木长得蛮清秀，有一双聪敏的大眼睛；肯用功，功课好。她和弟弟蒋林很亲近，但顽皮的蒋林常常挨她的骂。蒋木管蒋林是管得蛮紧的。在我的心目中，能被她骂是幸福的事，可惜她从未骂过我。我们之间一直都相处得很好。我一直都很服她，因为她自幼就拥有一股温暖的气质，不冷漠，不自私，常顾及他人，是一位温暖的女性。

多半的亲友们，包括我自己的家庭在内，多多少少都难免有一些大大小小的问题，所谓“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在我的观察中，唯独蒋家比较安祥正常，似乎没有什么特别显著的内部纠纷和冲突。蒋伯伯和蒋妈妈都是学化学的大学毕业生。那时，他们的家虽在新竹，蒋伯伯却在一所位于台北的公家化学药品机构工作。其后，他独自赴美深造数年，回台后主持某大学的化学系教务，之后又执教于辅仁大学的化学系。蒋木是老大，蒋林是老二；他们家在迁往台北后，蒋妈妈又生了老三蒋森，老三蒋森是小妹。他们家那时候还有奶奶在。也许事实上并没有那么完美，但在我当时的心目中，蒋家是一个正常的好家庭；慈祥温暖的父母亲，内外品质优良的孩子们，和祥的家庭气氛，在在都令人好生羡慕。

蒋木从竹师附小忠孝里毕业之后，蒋家搬到台北，住在徐州路旁距蒋伯伯、蒋妈妈工作地点很近的一栋房子里。虽然一在新竹、一在台北，母亲和蒋妈妈仍然借着往返的书信互通讯息。从蒋妈妈亲切的信中，我们得知蒋木在北一女的成绩一直很优良。

有一次，蒋木和蒋林回新竹玩了几天，住在我们家。蒋木那时已初一了，我还在小学六年级。她的明朗和愉悦的个性不但是我一向喜欢和敬服的，也博得所有大人的欢心。父亲生性特别固执，对于一般的孩子们没有什么耐心，常嫌他们讨厌，却唯独对蒋木不同，每见到她便露出笑容，现出难得一见的温柔。有时候蒋林看在眼里不服气，认为他根本是在偏爱女生。其实父亲所偏爱的也只不过只有蒋木一人而已。

在一起痛快地玩了几天，他们姐弟搭车回台北，分别时真有依依不舍的感觉。特别是蒋木的离去，顿然竟使我的情绪降入低潮，心中若有所失。那种感觉和听到蒋木离世时的感觉是截然不同的。我尤其怀念那时候蒋木叫我名字的声音和姿态。说实话，我心中一直对蒋木怀有一种特别温暖的情感。

进入初中以后，某夏日午后的课余，我跟随几位同学到新竹与竹北之间的头前溪去游泳。因河水湍急，我几乎随流而去，所幸猛然使力拨水，方能到达溪岸，但不免喝了一些溪水，因而使得少量的溪水进入了肺中。其后胸中有些不适，父母亲带着我赴台北检查，也乘便带耀、灿两弟同去。在蒋妈妈的陪同下，我们去台大医院。医师在经过了透视后诊断我有肺浸润的现象。说实话，直到如今我仍不确定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现象。借着那次机会，能再见到蒋木和她的家人，心中是颇为高兴的。

初中三年，高中三年，六年的时光分分秒秒、月月年年地过去，然而时过境迁之后却让人有一种稍纵即逝的感觉。六年当中，蒋妈妈所写给母亲的书信不曾间断，那些或长或短的信件带给我们有关蒋家的消息。蒋妈妈的信中洋溢着真挚的情感，读其信如见其人。我们每隔一、两年也会去台北看看，不是住在云姑、棻叔位于永和的家，就是住到台大法商学院附近的蒋家。我们都会受到和煦、亲切如春风、暖阳般的照顾。

蒋木不断地努力读书，在北一女的成绩一直很优秀。毕业后她顺利考取台大化学系。蒋家真可谓化学世家；蒋伯伯、蒋妈妈、蒋木和蒋林先后都学化学，蒋森后来也学了相近的化学工程。蒋林曾开玩笑说：“在我们蒋家，蒋森是唯一的 **black sheep**。”蒋木、蒋林和蒋林的妻子千千后来都先后得到了化学博士的学位，蒋森于之后不久也拿到她的化工博士的学位。

我高三毕业，填写保送志愿单时，心中懵懵然，不确定该选何种学系；因见蒋家均学化学，便也效尤，填写第一志愿为台大化学系，第二志愿为台大电机系。单子尚未交给学校之前，母亲带我走访她所结识的湖南同乡竹中数学老师彭商育先生。相谈之下，彭老师认为电机工程对我较为适合，建议我改第一志愿为台大电机系；就如此注定了我一生从事电子、电脑等事业的命运。

将入台大的那个暑假，为了熟悉环境，我只身从新竹到台北，在蒋家小留数日。蒋木陪着我搭公共汽车至台大校园。走遍了广大的校区，且不断向前后左右指点着说：“……这是文学院，……理学院在那里，那是森林馆，……这是化学系大楼，你知道钱思亮校长是学化学的吗？……那边是临时教室，你大一的时候很多课都要在那里上的，也有些课在新生大楼上的，……这是福利社，你要不要喝点汽水？……”

在台湾亚热带的大热天里，顶着炎阳，蒋木带我一直走到近山小溪旁的第七男生宿舍。她说：“你开学之后就住在这个宿舍里。对了，就是这个房间。……你看，还有不少学生在暑假时留在宿舍里的……”

走了很多路，转了几趟车。跟在蒋木身后，我心中感激她助人的热诚和友情的温暖。

台大数年中，蒋妈妈见我只身离家在外求学，常邀我到他们家吃吃饭、聊聊天，借以冲淡我思家的情绪。我巴不得常去，一则想沐浴在蒋妈妈和蒋伯伯如春风暖阳一般的温情中，再则能看到蒋木，另则可与年幼的蒋森小妹谈笑。

蒋木的四年大学生涯如箭般飞去，她以优异的成绩获得纽约大学的奖学金，赴美深造。那时是我的大三暑假，我正在成功岭上提着 M-1 步枪在沙地里打滚，没有能赶往松山机场为蒋木送行。这一别，我这一生就再也没有见过她。人一生里有太多的生离，也有太多的死别。在成功岭晚上值班当哨兵时，月光下心里头想着不少事情，唯独不曾想过的是：与自己青梅竹马、一同长大的蒋木，居然会没有再见一面的机会。

在美国忙碌的课业和实验生活中，蒋木抽空写了一封信给母亲。信中除描述繁忙的留学生涯外，也附言说：“伟宗将来出国，若路过此地，我一定带他参观尼加拉大瀑布。”

两年之后，我也来到美国，停留在四季如春的南加州，一待就待了数十年。最初数年中，我听到蒋木与钟哥哥结婚的喜讯，并闻知她与他一得化学博士、一得物理博士，双双赴北卡罗林纳大学任教，并双双获得 **tenure**，生活和事业均获得保障。其后，又听说他俩生了两位可爱的女儿。我自身先忙碌于学业，继周旋于婚姻、事业、子女、房产之间，荒疏了多少的亲戚朋友，也一直未曾与蒋木和她的夫婿取得联络。甚至当他俩西来在圣地亚哥加州大学分部从事一段时期的实验、研究工作时，也未能见得一面。

1977 年秋，母亲在电话中说：“蒋木死了。”那怎么可能？如此的才学，如此温暖的气质，如此的好女儿，如此的好姊姊，如此的好妻子，如此的好母亲，如此的好朋友，如此的好女性……。那怎么可能？蒋木怎么可能已经逝去？为何我没有再见她一面的机会，与她聊聊在新竹的童年时光？

1982 年底至 1983 年初，我立下了几项新年的意愿：其一，重新开始间断了数十年的写日记的习

惯；其二，重新拾起尘封了十几年对于写作的爱好；其三，尽力找回荒废了多年的亲朋戚友。因为人生苦短，而友情、亲谊毕竟是难能可贵的。

居然还真如所愿，我果然有机会见到了在那之前十多年未曾相晤的蔡叔，找到了在那之前十多年不曾见面的台大同学及好友敏泰、昭广和嵩德，会见了在那之前二十多年未曾见面的高中同学荣嘉，也寻得了在那之前十余载未曾谋面而从马利兰州搬来南加州的蒋林。

找到蒋林的时候，他和千千暂居于号称“小台北”的蒙特律公园市内一个租来的房子里。蒋妈妈前此随着蒋林夫妇及他们的一对宝贝双胞胎男孩和他们的一只狗，千里迢迢地从东岸开车到西岸来。抵达洛城不久，蒋妈妈就跨洋过海飞回台北，去与蒋伯伯团聚，打算于千千寻得工作、开始上班后，再赶来南加州照顾两位孙儿。

当我扶起学校旁公园里被顽童们推倒了的垃圾桶时，望见一部汽车里有人朝我招手。稍微走近一瞧，见是蒋妈妈及蒋林一家。我引领他们到我家门口，把车停在车房前的水泥地上。在那之前十多年未见，当年瘦高的蒋林发福了，长得又胖又壮。千千是女作家潘人木的女儿，那次是我第一次与她见面。看到久别的蒋妈妈，我难免稍感心疼，因为当年福福泰泰的蒋妈妈明显清瘦了很多。我也在蒋妈妈的脸上见到了岁月的痕迹。

妻子菊龄忙着在厨房里准备菜饭、包饺子；千千陪她聊天。蒋林边望着双胞胎男孩与心笛、凯翔玩耍，边和大家讲话。我拉着蒋妈妈到后院，坐在长桌旁的长板凳上，听她亲切的湖北口音谈蒋木的事：

“……森森那年从北一女毕业，直接到伊利诺大学读书。在没开学之前，为了得到进大学的许可，森森必须通过一项考试，所以先住在木木家。考试的时候，森森一点都不紧张，因为一方面事前木木已经替她找到了各种相关的参考书，帮她温习了好一阵子；另一方面，考试进行的时候，木木一直耐心地坐等在考试教室的窗外。森森心里上觉得就像当年考中学时，妈妈在试场外边坐着等她考完一样……。森森考得很好，顺利地进入伊利诺大学……。”

“……木木得病的时候，吩咐蒋林、蒋森和其他的人不要把坏消息通知我和蒋伯伯，所以我们一直都不知道。……不久之后，有一天木木打电话来，她的声音显得异常的微弱。蒋伯伯放下电话，不知如何哭了起来，也许他预感到事态不太对劲。……后来，我们知道她的情况似乎好转过一阵子，她所负责的那个实验部门的学生们和其他同仁们还促她回去上班。……木木后来同意要我到美国，我就开始赶办出国手续。……可是她的病情突然恶化，从腺性的肺癌又兼患了急性的肺炎，很快就过去了。……蒋林、蒋森和木木的先生，她们没有打电话来通知我们，却通知了台北的亲家。第二天，台北的亲家打电话来，叫我不必急着赶去美国了。蒋伯伯听到这个消息，就一下子昏倒了过去。……”

蒋妈妈谈至此，声音有些颤抖，眼里漾出的泪水止不住地从眼角淌出，她显然在努力地控制着椎

心的哀伤。我抚着她的肩头，紧握她的手臂。蒋妈妈继续说：

“……伟宗，不是我偏心，说实话，我一向最喜欢木木这孩子。……当初在新竹，李伯伯什么孩子都不睬的，唯独对蒋木不一样，见到她就笑嘻嘻的，好像是换了一个样子。……我猜想木木得这个病，很可能与她在实验室里和放射性物质多所接触有关；她那时候正从事与抗癌药物相关的实验。……蒋林认为我不该如此想，他说他们既然已入了这一行，便只好面对和接受这一行里所可能发生的一切。任何一行都有它特有的危险性，常常不得不去冒险。我现在觉得这话也对。……”

望着蒋妈妈清瘦的身影和容颜，我回忆起在那之前的十多年前她的影像。我深知这些年来她忍受着失去爱女的哀痛，心灵上受到极深的创伤。在我的心目中，蒋妈妈是极有爱心的女人，她的温暖无私及体谅他人的气质、内涵，也都是蒋木所拥有的。我一向从心底敬爱蒋妈妈，那次见她因失去蒋木而受创的身心，难免深深同情，但没有说在嘴上。

蒋妈妈继续说：“……木木病重的时候，躺在医院病房设有氧气帐的病床上。到后来连讲话都有了困难。问她话，叫她用轻微的手式来表达是或不是、对或不对、可或不可。在临去之前，她所间接表达的意愿是：一切别无牵挂，唯独两件事情是她最关心的，其一是两位年幼的女儿，其二是爸爸妈妈。钟先生叫她放心，保证一定会好好照顾到这两件事情。……木木去了以后，我来美国帮着钟先生照顾玫玫和兰兰。……蒋木虽然是蒋伯伯和我的女儿，钟先生也是我们的女婿，但我们觉得他及玫玫、兰兰都需人照顾，因此，我们都鼓励他早日续弦。前些时候，他在台湾找到了一位学护理的女孩子，人很好，很有爱心，对玫玫和兰兰都很好；这使我们很放心。他们结婚之后，我们对钟先生说虽然他答应过蒋木要照顾蒋伯伯和我，但他目前有他自己现在的岳父母，而蒋伯伯和我还有蒋林和蒋森，叫他不要太挂意我们。钟先生实在是一位好人。……”

蒋妈妈的眼里闪烁着慈祥的光，她继续说：“……伟宗啊！当初你妈妈和我都太好强。这些年来，许许多多的事情告诉我，人不要太好强。……木木过世之后的这些年来，我很会原谅人。……这之前不久，北卡大放映一部“永恒的爱”的国语片，他们邀请钟先生和我去看，我们实在都没那份心情去看。……”

菊龄和我在“小台北”蒙特律公园市附近的一家中国电影院里，曾经看过那部影片。片中影星贾思乐所饰演的男主角，是一位从香港赴美留学的男孩子，其父是一位在香港办报的作家。此电影是其父就其生前死后的真情实事所写的书所改编而成的。男主角在北卡大求学期中患得癌症，在行化疗期中，病情时好时坏，但他仍奋力进修。后来，他母亲自港飞美，照顾爱子的起居。他去世的消息达到香港时，他父亲咯血于正在在行文的稿纸上……。影片感人至深，观众纷纷落泪。难怪蒋妈妈和钟哥哥在失去蒋木之后不久不愿去看这部影片，为了避免触景伤情啊！

多年前那次和蒋妈妈对话之后不久，我赴纽约探望当时仍在的父亲病时，当时仍在的母亲曾说：“蒋木的丈夫说蒋木是个完人。”母亲又说：“我有时候和蒋妈妈在电话中聊天，蒋妈妈谈到蒋木，我们

两个人在电话里忍不住痛哭流涕。”

光阴似箭，1999 年一月，喜欢蒋木的我的父亲去世；之后蒋伯伯也去世。2006 年八月，喜欢蒋木的我的母亲也去世。在她去世的次日，蒋森和她的夫婿在完全不知悉母亲已然病逝的情况下突然带着蒋妈妈出现在耀弟位于纽约小颈市的家门口。那天早晨，蒋妈妈说很久没有看过李妈妈了，要去见见李妈妈。但李妈妈却于前一天晚上辞世了。蒋妈妈虽仍记得李妈妈，但她已患失智症数年了。多年前在我家后院对我侃侃而谈蒋木的蒋妈妈已经完全不认识我了，当初眼中充满着慈祥 and 智慧的蒋妈妈似乎显得茫茫然。在耀弟的前面客厅里，已经不认识我的蒋妈妈突然之间开始背诵起三字经来：“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最后还加进一句“冰淇淋”当作三字经的一部分。在听到她说“冰淇淋”时，大家不免都笑了起来，但我的心中却涌起一股莫名的悲哀……。

宇宙中，我们所能见、能闻、能感、能触、能思、能想的诸多巨细事物，比较起我们所未见、未闻、未感、未触、未思、未想的物质界和精神界的事物，真可谓：“小巫之于大巫”。诸般事物中，尤其是属于精神和灵魂领域里的，并非不存在，而是因为有限的我们尚未达至得知其存在的更高的境界。如同在可见、可触的物质领域里一般，精神领域中亦长期存在着善之力与恶之力之间的斗争与冲突。“时间”在物质领域里展现其无情或慈悲的面孔；而“永恒”在精神领域中亦散发其无穷的引力。“永恒”将发生于“时间”之后，抑或共存于不同的境界之中？

我愿意相信宇宙中某处存在着这样的一个世界：那里有一条永远流着生命之水的生命之河，河旁两岸有永不腐朽、永不褪色的生命之路，河水与道路之间长满了供给永恒生命、永无匮乏的生命之果的永青之树。那地方有永恒不息的平安喜乐。我愿意相信，蒋木仍在，就在那个地方，而她也并不寂寞，因那里还有许多其他的善良生灵。



<<曾经岁月系列>> 蒋木仍在 -李伟宗-

初刊于 1982 年一月之世界副刊。 Updated and revised on 2011-07-14 于南加州海滨；  
改写于 2013-07-28，于北加州 Lafayette 女儿家



<<曾经岁月系列>> 蒋木仍在 -李伟宗-

初刊于 1982 年一月之世界副刊。 Updated and revised on 2011-07-14 于南加州海滨；  
改写于 2013-07-28，于北加州 Lafayette 女儿家



<<曾经岁月系列>> 蒋木仍在 -李伟宗-

初刊于 1982 年一月之世界副刊。 Updated and revised on 2011-07-14 于南加州海滨；  
改写于 2013-07-28，于北加州 Lafayette 女儿家



<<曾经岁月系列>> 蒋木仍在 -李伟宗-

初刊于 1982 年一月之世界副刊。 Updated and revised on 2011-07-14 于南加州海滨；  
改写于 2013-07-28，于北加州 Lafayette 女儿家



<<曾经岁月系列>> 蒋木仍在 -李伟宗-

初刊于 1982 年一月之世界副刊。 Updated and revised on 2011-07-14 于南加州海滨；  
改写于 2013-07-28，于北加州 Lafayette 女儿家



<<曾经岁月系列>> 蒋木仍在 -李伟宗-

初刊于 1982 年一月之世界副刊。 Updated and revised on 2011-07-14 于南加州海滨；  
改写于 2013-07-28，于北加州 Lafayette 女儿家

